

## 耳机历险记

□王继军 文摄

我有一副蓝牙耳机，可谓命运多舛，数次失而复得，令我倍加珍惜。

远的一次是两年前的国庆节。见秋高气爽，风和日丽，遂生跑步之意。沿三江六岸慢跑一圈，既欣赏风景，又酣畅淋漓，赏景锻炼两不误，岂不快哉。说干就干，立即行动，换上速干衣，穿好跑步鞋，系上手臂包，揣上耳机盒。

来到江边，做了必要的热身运动后，开跑。十月金秋，丹桂飘香，沁人心脾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步履轻盈。此情此景该有音乐相伴才是。我边跑边从口袋掏出耳机盒，准备戴上耳机。可能是靠江边护栏太近，也许过于兴奋，手臂与栏杆发生了轻微的碰撞，耳机盒从手中掉出，“啪”，摔在地上，眼瞅着两只耳机从盒中弹出，一个一个“跃”入江中。耳机盒在地上滑行一段距离后，也“跳”入江中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前一秒还在兴头上，下一秒浇个冰凉。我伫立在那，倚靠在栏杆上，望着涨潮的江水，无限的懊恼涌上心头。这副耳机白底黑花，小巧玲珑，与我随身相随。它伴我跑过春夏秋冬，是我坚持跑步的神器。它减轻了我的视力负担，这些年，相声、评书、小说、B站，没少听，它功不可没。

就此放弃？似乎心有不甘。潜入江中，将它捞起？可涛涛江水令我望而生畏。环顾左右，无人应援，也无计可施，沮丧至极也只得作罢。跑步是没有心情跑了，走走吧。行至江对岸宽阔处，见有人在江边罾鱼，遂向其求助，能否借抄网一用。听完诉求，人笑道，此时正是涨潮时，从江中捞耳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但可等明日八九点钟退潮时，看看你与耳机是否还有缘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急匆匆赶到“坠机”地点。潮水已经退却，露出堤边的乱石，乱石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淤泥。我瞪大眼睛，上下搜寻，突然，在耳机坠落处往上数米远的一块石头上，发现有一白点。我走过去，伸长脖子，仔细察看，没错，就是一只耳机。它静静地立在那，露出小半截，但另一只耳机和耳机盒未见踪影。捡还是不捡，我犹豫不定。经过一个晚上江水的浸泡，捡回来还能用吗？不捡嘛，可它就在那，不舍。决定还

是捡回来，毕竟它伴随我多年。目测江堤约有五六米高，我折回小区，向物业借来伸缩梯，小心架在江边护栏上，然后慢慢下到江底，向前迈两步，跳到那块石头上。捡起耳机，用纸巾擦了擦上面的淤泥，表面的油漆依然光亮。我蹲下身子，慢慢转身搜寻，惊喜地发现另一只耳机若隐若现地躺在这块石头下面。接着，我又在不远处的两块石头夹缝中找到了耳机盒，盒盖开着，充满了水。岸上路过的人还以为我在赶潮呢，纷纷驻足，想看看收获怎样。尽兴而来，“满载而归”，此时的我喜悦之情难以言表，尽管尚不知耳机能否继续使用。

回到家中，用力甩干耳机及耳机盒里面的积水，小心用棉签掏净淤泥，再用吹风机慢慢吹干水分，然后晾于院中风干半日。满怀期待地充电两小时，试听，除了音质略有损伤外，其余均好。不得不说咱中国制造一流。

最近一次是今年春节，我的耳机又遗失了，而且距离有点远。趁小孩上大学的空档期，我与家人商量，决定去内蒙古老丈人家过年。结婚20多年，去老丈人家次数屈指可数，更从未在那过过年，乘此机会体味下北方的年味也好。无需赘述，北方的年味是浓厚的，亲友接待是热情的，酒没少喝，肉没少吃。但假期终归有限，欢聚数日后不得不踏上归途。自然，我的那副失而复得的耳机与我形影不离。在北京转乘后，我照旧打开耳机盒，想听听我喜爱的节目。蓦然发现，耳机盒里只剩下一只耳机。这怎么回事，另一只呢？我大脑飞转，努力回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突然想起，在上一趟高铁收拾行李准备下车时，我的充电宝连同耳机盒掉到地上过。没错，耳机就掉在这里。我迅速与12306客服联系，请求帮助。几个小时后，列车长两次来电，称未在我坐的位置找到那只耳机。我确定加肯定告知，它就在那，请求再寻找一遍。晚上11点，列车长告知耳机已在座位的夹缝中找到，不日就快递给我。尽管两天的舟车劳顿到家，略显疲惫，但我内心是愉悦的。这一夜我睡得很香。

## 滩涂上的“刨刀”

□虞燕 文/摄



推楫，捕海瓜子的主要方式。

滩涂之上，原本沟壑纵横的泥地已被削平，仿佛有一把巨型刨刀，一层一层，耐心细致地刮过，使其露出了光洁匀整的内里。潮水刚退不久，边边角角，几道细小的水流偷偷卧着，偶有各色贝壳，东一个西一个，零零落落，像是谁遗落的纽扣。

这场景，有经验的岛民一瞧即知，定是推楫网所为。

推楫，岛上居民获取海瓜子的主要方式。海瓜子是一种小巧的薄壳蛤蜊，学名“彩虹明樱蛤”，生活在潮汐频临的滩涂，常潜藏于泥沙中，味道极其鲜美。一粒一粒附身捡拾实在费事，用小铲子或者干脆徒手挖，一铲一铲，一坨一坨，连泥带海瓜子装进随带的网兜里，而后，将网兜浸入海水里，滤去泥垢。此法效率也低。后来，不知谁发明了推楫网，捕海瓜子跟犁地似的，无需弯腰，推着推着就将此细小的贝类收入囊中了。

推楫网结构不复杂。斫两条粗竹篙，一头捆牢，两竹篙张开，绑缚一个横杠，大致成“A”形，横杠下系上细眼网片。总之，这种渔具的主体是一个底部平直宽大的网兜，利用框架的重量和向前的推力，在滩涂上平稳滑行，一路向前，似刨刀刮皮，若菜刀切豆腐，涂面被齐斩削去一层。“里层”往往比原封未动的泥滩更湿润，颜色更深，海水的咸腥气混合淤泥的土腥味亦愈发浓重。远远望去，滩涂恍若偌大的书卷被郑重“翻开”了一页，在阳光下泛起油亮的光泽。

推楫是个力气活，颇考验臂力。推楫人赤脚踩在滩涂上，背着鱼篓，一手握网具的顶端，一手紧抓横杠，身体前倾，徐徐推进。推楫人拔足时带起的沉闷泥浆声，网片滑过淤泥时细密而持续的“沙沙”声，两者交织，构成了别样的韵律。推楫网犹如收割机，所过之处，富含海瓜子的表层被“割”走，其后，留下一道相对平整的痕迹。时常，有小蟹惊慌失措地从翻开的泥层边缘横冲出来，抑或在沟底挥舞蟹足，鸥鸟低低盘旋，机警地等待时机。推楫人可没空搭理它们，只顾埋头推楫，手臂的肌肉一跳一跳，网具一寸一寸往前移动，他就像耕作者，前头还有一大片滩涂等着去“开垦”呢。

网在滑动的过程中，“收割”了海瓜子，也“吃进”了大量的烂泥，网眼被湿泥糊住了大半。网愈发沉重，好似一块沉陷的陆地，推楫人亦行进得愈发缓慢，每一步就是将自己钉入淤积的泥涂深处，再狠狠拔出来。网底，黑灰色泥堆闪过晶莹的光，他果断靠向海边，让网具迎着海水，扯来荡去，来来回回。网里泥污散去，那些曾在泥下酣眠的海瓜子，此刻碎玉般显现，耀得人不由眯起了眼。

一网收毕，海瓜子进了鱼篓，推楫人转身走向滩涂，和他的网再次融入无边的泥泞中，两者紧密相连，时而直行，时而拐弯，时而停顿，构成了滩涂上既缓慢流淌又浑然一体的生命律动。

推楫网刮过滩涂，留下深深的痕迹，而潮水就是橡皮擦，这痕迹不久便会被抹去，落潮后，又会是焕然一新的滩涂。就如同在时间的泥板上无数次刻下字迹，又被无数次磨掉。周而复始。这人与网的合作何尝不是一种书写？书写关于存在与消逝、瞬间与永恒的无声史诗。



作者那只多次失而复得的蓝牙耳机。